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七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李克文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七十七

明 楊士奇等 撰

去邪

宋神宗時劉述兼判刑部王安石爭謀殺刑名述不以為是及敕下述封還中書奏執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於是述率御史劉琦錢顗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中外人情囂然胥動蓋

以專肆胷臆輕易憲度無忌憚之心故也陛下任賢求治常若飢渴故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規以取媚遂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柄取為己功開局設官用八人者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揺人心去年因許遵文過飾非安議自首按問之法安石任一偏之見改立新議以害天下大公重辟光獻岐邸遷外之説踈間骨肉罪不容誅吕誨等連章論奏乞加竄逐陛下雖許其請安石獨進瞽言熒惑聖聽陛

下以為愛己隱忍不行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世子孫守而勿失乃欲事事更張廢而不用安石自應舉歴官尊尚堯舜之道以倡率學者故士人之心靡不歸向謂之為賢陛下亦聞而知之遂正位公府遭時得君如此之專首建財利之議務為容悦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剛狠自任則又甚焉奸詐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安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位居承弼不能竭忠許國反有畏避之意陰自結援以固寵久

妨賢路亦宜斥免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豈當如是疏上安石奏先貶琦顗監處衢州鹽務公亮疑太重安石曰蔣之奇亦降監當從之司馬光乃上疏曰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通議人臣之大節也彼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朝廷既違衆議而行之又以守官之臣而罪之臣恐失天下之心也夫食鷹鸇者求其鷙也鷙而烹之將焉用哉今琦顗所坐不過疏直乃

以迕犯大臣猥加譴謫恐臣下自此以言爲諱乞還其

本資以靖羣聽

監察御史裏行劉摯劾趙子幾疏曰臣伏見五月中有

開封府東明縣人户就宰臣私第或隨馬披告助法不

便并升起户等及詣御史臺陳訴臣尋曾具狀及上殿

劄子奏陳利害陛下令府界提點司體量升降等第因

依今竊見趙子幾別舉發到知縣賈蕃在任日貸借官

錢與手力因同天節沽市村酒創買部夫席屋等事朝

廷以其狀下本司取勘者臣竊以為過矣朝廷變更役法意欲均民民苟以為有利害也安可禁其所欲言者且鐵甸人戶幸以居近輦轂故可以自陳以近推遠以一求萬則天下之情可知也然四方之人限在遐遠上雖有州縣而安敢主之又有監司提舉司之隔閡其欲赴愬勢固難矣今又因鐵民有訴而汙刻之人反怒縣官意謂不能禁遏故擿摭它事期寘於法不意朝廷不辨付之施行臣恐四遠人情必疑朝廷以謂欲鈐天下

之口而職在主民者必皆視蕃以為戒爭務拘民而杜其言然則天下休戚陛下無時而知矣臣伏覩編勅節文按察之司所部官屬有犯不得於官屬離任後始行發擿雖實不復受理若犯贓私雖離任有人論告或因事彰露即依法施行方子幾之體量於其縣也蕃已得替離任矣子幾初求其事於寮佐又誘而鉤之於吏史借令蕃有贓私邪則亦不得謂之論告與因事明矣法之所不當理而子幾肆志敢為者子幾方以謟偽怙寵

用事務在力行司農新政而不復顧陛下之法與陛下之民但驅使就令冀自以收功恐因民不服撓動其事是故作威以警衆違法以按吏欲使畿内它邑與天下官吏畏罪避禍閉遏其人民使不得有言以聞於朝廷爾如蕃以司農牓内椿定人戶數目使出助錢遂將縣籍下等次第升起者凡一千戶以就足牓内之數此其為罪固不可赦是以前日聖旨指令體量此事臣顧陛下治蕃此罪而已自餘替後所按乞依條不問蓋借蕃

今日所以解四方人情之疑使知陛下不禁民言之意

臣所以區區論之冀少補治體非爲蕃計也如子幾領

按察之任已久當平日不聞舉摘蕃事乃今挾情違戾

勅禁原心考察可見險薄伏請付吏施行

摯又劾韓縝疏曰臣竊以聖人之於天下有一物不安

其性命之分則盡然傷之以謂己使然也一物失所猶

引以自任況夫民命之重哉是故先之以仁後之以政

彼其有罪而入吾法猶哀矜惻怛不得已而刑用之夫

以君人之勢其重愛天下猶若此況人臣分憂共治而敢有專殺者哉祖宗仁愛萬方官吏之入人罪者皆有法以故入者特深夫意雖有故然猶假文法而致之也而已為祖宗之所不容又況專殺無辜者哉臣謹按前知秦州韓縝因飲宴至中夜而罷指使傅勍持燭侍縝入於門縝見之怒明日杖勍背一百三日而死其家持血衣以訴於朝廷始者下本路按劾而縝輙自有論述然其大要雖過為詞說亦不能文殺人之罪其後但聞

朝廷數數有體量之旨至於今數月臣竊以縝之與勍雖貴賤有間要之分職共事皆陛下之臣也勍有罪耶則有陛下之法在當責有司閱實而懲之今乃肆一時忿怒捽首鞭背非理踰法杖至一百而死之方太平之世内外莫不畏法令蹈繩檢而縝以帥守快私乘恚蔑侮典憲暴殺官吏意輕朝廷不識朝廷尚何所疑而體量委曲如此徐徐耶議者以縝家世其親戚交游多在勢貴根株表裏誰不為力使孤子單平無援助者敢殺

一無罪必不優游遲久至於如此將使延及明堂之宥也臣又聞王韶之來頗聲緝冤韶昨以邉地欺朝廷坐降一官而緝乃保蔽以實其事故韶極力游說以惑朝廷奸利相市意在報緝若朝廷萬有一信則恐死冤不伸國法不正非陛下為人父母之意況緝所至暴戾肆為不法殘人害物前後非一今邉隅未靖不重緝責不伸勍枉恐無以慼士心而得其死力伏望速賜施行

知諫院陳襄彈秀州軍事判官李定狀曰臣竊以任人

之術莫大於分別邪正而知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之道好義而不顧其利故其言也忠小人之道好利而不顧其義故其言也佞此君人者不可不察也伏見秀州軍事判官李定近為右正言孫覺所薦被名赴闕定知天下之人盡以青苗之法為非而獨王安石之徒主以為是每游安石之門及與士大夫言莫不盛稱青苗之法以為仁政欲以迎合安石之意前日竊聞已被召對定之口才辨佞必能為甘言以悦陛下之心仍慮制置

司臣寮喜其附已陰相引薦置之要路以亂大政如聞
定與人言陛下已曾面許臺諫任使事雖未然或慮陛
下知之未深誤有進用似此諛佞之人非朝廷之福也
孔子曰遠佞人荀卿曰諂諛我者吾賊斯至論也所有
臣近嘗彈奏太常博士李南公資序至淺小才善佞乞
追還轉運判官之命又言監察御史王子韶囬邪反覆難
與議事及定阿諛不正並望别與外任合入差遣庶絶
佞人儌倖之路而不誤陛下任使之明也

褒又彈監察御史裏行王子韶狀曰臣伏見監察御史裏行王子韶素非端士濫處法官陰附大臣容通簡札訪聞其兄子琦預宫官之薦子淵被提舉之辟盡由子韶私謁得之臣以大臣之責專以保任賢能御史之職在於糾繩非法而乃賣恩請謁同於市道上下若兹公義安在欲乞取問制置司臣寮子淵既是御史之兄不知何人引薦特宜推劾以正罔上之刑使令後進臣不敢妄有奏辟所有子韶回邪反覆臺中難與議事伏望

出自宸衷别與差遣庶清臺憲以塞人言

襲又彈劉攽王介狀曰臣竊以劉攽王介在試院忿爭爲臺官張戩等彈奏已奉聖旨免勘贖金朝廷雖示寬恩物論未以爲允攽介皆以文學被選置之館閣不思修飭器業以爲名臣攽惟尚氣陵人動爲嘲侮介特褊心好競所至喧悖率行若此人何以觀增長澆浮損壞風教無甚於兹欲乞深示戒懲特行貶斥俾居于外改過自新不惟攽介之福亦朝廷忠厚之舉也

襄又彈步軍副都指揮使宋守約狀曰臣訪聞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管勾都指揮使公事宋守約為性貪暴違越不公陵虐軍人非理鞭配前後私役兵士修蓋第宅物業日不減一二百人及分布東西窑竈變造塼甓津般土木以至脫擊打草之類莫非軍人道塗怨嗟無敢言者居陛下手足下而敢恣横如此其可容乎伏望陛下以臣之言取責諸軍人員即見逐件事實䟽職詔獄以正典刑庶使今後管

軍臣寮不敢違越

哲宗元祐元年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曰今月二十二日准刑房送到詞頭一道三省同奉聖旨沈起與叙朝散郎監嶽廟者右臣伏見熈寧以來王安石用事始求邉功搆隙四夷王韶以熈河進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瀘夷奮沈起劉彛聞而效之結怨交蠻兵連禍結死者數十萬人蘇緘一家坐受塗炭至今二廣創痍未復先帝始欲戮此二人以謝天下而王安石等曲加

庇護得全首領已為至幸元豐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聖
旨沈起所犯深重永不叙用天下傳誦以為至當此乃
先帝不刊之語非今日以即位之恩所得赦也沈起與
彛各負天下生靈數十萬性命雖廢錮終身猶未塞責
近者只因稍用劉彛起不自量輒敢披訴妄以罪釁併
歸於彛彛攀援把持期於必得臣謂安南之役起實造端
而彛繼之法有首從而彛吏幹學術猶有可取而起人
材猥下素行憸崄慶州兵叛起守永興流言始聞被甲

乘城驚動三輔幾至大變所至治狀人以為笑知杭州日措置尤為乖方致灾傷之民死倍它郡與張靚等違法燕飲交私靡所不至朝廷用赦既不允公議而況於起萬無可赦之理今以一朝散郎監嶽廟誠不足計較竊哀先帝至明至當不刋之語輕就改易誠不忍下筆草詞遂使四方羣小陰相慶幸吕惠卿沈括之流亦有可起之漸為害不細伏望聖明深念先帝永不叙用之詔未可改易而數十萬人性命之寃亦未可忽忘明詔

有司今後有敢為起等輩乞叙用者坐之所有告詞臣
未敢撰謹録奏聞
軾又同朝請大夫試中書舍人范百禄狀奏曰今月二
十三日准吏房送到詞頭内知建昌軍陳繹奉聖旨差
知兖州者右臣等勘會陳繹知廣州日私自取索燒用
市舶庫乳香斤兩至多本犯極重以元勘不盡至薄其
罪外買生羊寄屠行令供肉計虧價錢三十七貫有餘
州宅元供養檀木觀音一尊繹别造杉木胎者貿易入

已計虧官錢二貫文係自盜贜一疋二丈合准例除名
縱男役將下禁軍織造坐褥不令赴教縱男與道士何
德順遊從繹曲庇何德順弟何迪偷税金四百兩事不
斷抽罰不覺察公使庫破男并隨行助教供給食錢以
公使穀養白鷳係竊盜自首不盡贜罪杖其餘罪犯難
以悉陳奉勑陳繹落職降官知建昌軍其詞畧曰敝罪
至於除名論贜至於自盜臣等謹按繹資性傾憸士行
鄙惡當時所犯自合除名建昌之命已犯公議豈宜收

錄復典大邪非唯必致人言亦恐奸邪復用其漸可畏
所有告命不敢依例撰詞
軾同范百禄狀奏今月十八日准本省刑房送到詞頭
一道奉聖旨張誠一邪險害政有虧孝行追觀察使遥
郡防禦團練使刺史依舊容省使提舉江州太平觀發
赴本任者右臣等看詳張誠一無故多年不葬親母既
非身在遠官又非事力不及冒寵忘親清議所棄猶獲
題舉宫觀已駭物聽況諫官本言誠一開父棺槨掠取

財物使誠有之雖肆諸市朝猶不為過使誠無之亦當為誠一辨明緣事係惡逆不道非同尋常罪犯可以不盡根究今既體量未見歸着即合置司推鞫盡理施行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

軾又同范百禄狀奏今月十八日准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李定備位侍從終不言母為誰氏强顔匿志冒榮自欺落龍圖閣直學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許於揚州居住者右臣等看詳李定所犯若初無人言即

止是身負大惡今旣言者如此朝廷勘會得實而使無
毋不孝之人猶得以通議大夫分司南京即亦朝廷亦
許如此等類得據髙位傷敗風教爲害不淺兼勘會定
乞侍養時父年八十九歲於禮自不當從定若不乞必
致人言獲罪不輕豈可便將侍養折當心喪考之禮法
須合勒令追服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
軾又狀奏今月二十八日准中書吏房送到詞頭一道
正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致仕楚建中可戸部侍郎者

右臣竊惟七十致仕古今通義非獨人臣有始終進退之分亦在朝廷為禮義廉恥之風若起之於既謝之年待之以不次之任即須國家有非常之政而其人有絶俗之資才望既隆中外自服近者起文彦博天下屬目四夷革心豈有凡材之流亦塵盛惠之舉如建中輩決非其人竊料除目一傳必致羣言交上幸其未布可以追回所有前件告詞臣未敢撰謹録奏聞

軾又論呂惠卿疏曰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

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悳宗世宰相盧杞妒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悳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盖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為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吕惠卿懐張湯之辨詐兼盧杞之奸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為腹心安石山野之

人强很傲誕其於吏事宜無所知惠卿指擿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為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為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任傳宣以起安石肆為偽辨以難琦說仍為安石畫刼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

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戸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戸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懐挾金銀流入襄鄧者㳺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汚公卿不止

如此獨頼先帝天資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邉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説違背物情壊亂邉政至今爲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邊境竟不見敵還延而歸糜費資糧棄捐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

是戎人怨畔邉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内疲勞永洛之敗大將徐禧本恵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邉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邉釁一生至今為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即時腐爛恵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餽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邉臣畏憚皆不敢言此

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爲過矣若其
私行嶮薄非人所爲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
惠卿有翼卵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
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
噬化爲讎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已得位恐安
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杙其歸安石覺之
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
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買田産使舅鄭膺請

奪民田使僧文捷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鞫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為奸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為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肝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朁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録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摘不遺餘

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為而患卿為之曾不愧恥
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
於已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縻
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貪子徇君也而推其忍
則至於弑君欒布惟不廢彭城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
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
為名臣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
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

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
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
以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奸雄駕御英豪何
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惟恐
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惟
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
厚呂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
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

罪大而欲以閒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奸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如蝮蝎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慮以為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献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畧正典刑縱未以污斧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

殿中侍御史呂陶論蔡確等觀望不肯協心改法疏曰

臣聞君子小人之分辨則王道有成邪正雜處於朝則政體不能純一此天下安危治亂所繫甚大世主當審其取捨也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臨御以來念祖宗積累之難思先帝付託之重保佑聖嗣安養生民剗除弊事覃布惠恵名用一二舊老與之裁正法度緝全紀綱以傳萬世欲皇帝陛下佗日循而守之則宗社乂安如泰山之四維聖心所存豈不善哉豈不遠哉然大臣之異議者則不能盡誠竭力以稱太皇太后之意尚且依違

偷惰務習故態觀望反覆互持兩端推原其情蓋有三說一曰先帝之法豈可遽改它日嗣皇親決萬機則吾屬皆有罪二曰國家用度至廣非取於民何以能足今一切蠲除餘利則遂見闕乏三曰司馬光老且病將不能終其事萌此心者蔡確韓縝章子厚張璪是也安壽李清臣則依阿其間俯仰徘徊以伺勢之所在而歸之爾謂先帝之法不可遽改乎三王之政不免有敝爲其有敝而改之所以宜民利物而全其治體臣嘗觀去年

正月詔書乃曰嘉與四海洗心自新則先帝彼時已知法之為敝有欲改之之意矣今太皇太后以母道臨制天下順元元之所欲而與時損益蓋以成先帝之志也且君子愛人以悳小人愛人以姑息責難於君謂之恭謂吾君不能謂之賊今之大臣欲改法者使天下無憾於先帝是待其君甚厚而愛之以悳也於先帝為忠也其不欲改法者使天下憾於先帝是待其君甚薄而愛以姑息也恭惟皇帝陛下端重仁孝出自天縱它時親臨

萬機而見天下有太平之實追觀今日之事是非得失洞鑒其端則必以厚於先帝而愛之以德者為是薄於先帝而愛之以姑息者為非忠於其君者為得賊於其君者為失矣然則欲改法者它日將至於無罪不欲改者它日將至於有罪不當私憂而過計也謂國家用度非取於民不能足乎則今日之議法非不取也唯患小人倚法削民而取之多故參酌中道而除去煩苛乃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義也伏惟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慈

愛恭儉德與性成内無土木遊玩華靡之費外無干戈攻戰過濫之賞節用裕民既得其道何俟過取而後給哉謂司馬光老且病將不能終其事予則修講法度本於宗社萬世之計不問光之存亡假使光雖物故則朝廷圖治之意豈肯中輟哉亦何必望望然幸光之死也謀人之國而措意如此是昔日負先帝今日負陛下也當熈寧元豐之際小人之黨棊布於天下急利者爭取財急功者爭用兵結民怨起邊禍日甚一日歲甚一歲

彼數人者當此之時或領大農或處近侍或總計省或居二府然而未嘗獻告一言建明一事唯持禄固位茍度歲月以民事驗之其極也則有市易之意有堆垛之求有江湖之鹽法有京師之茶禁以軍政驗之其極也則有乞弟之役有蘭州之取有靈武之復有永洛之陷凡此數者結民怨則深起邊禍則大然皆非先帝之本意乃大臣無所補報而有以成之臣故曰昔日負先帝也今太皇太后惻然念生民之困窮思有以安固邦本

乃講求治道舉偏補敝改正法度以付嗣君為萬世之福天下之人傾耳側目日望太平數人者當此之時不能引咎改過猶懐向之三説覬望而不欲為或為之而不欲盡其事是以罷市易則尚存抵當放保甲則須俟歲首黜江淮鹽運之臣則遷延累月而後乃行遣川蜀按茶之使則巧為之嗣而不欲發至於邉鄙之大患存舍之長策皆置而不議及司馬光一獻差役之法則昌言其疎竊笑其速其徒從而和之妄傳章子厚有五利

七難之説喧播於外士民聞者莫不駭嘆臣故曰今日負陛下也此數人者其處心積慮大畧如此當此之時決不可鎮社稷矣若乃居家之隱慝在朝之細過聞望之素輕踐歴之太卒則言者陳之已詳陛下知之已久臣近領臺職不敢復道今蔡確章子厚已罷免人皆快之縝璪輩猶備位實未厭天下公論也伏望陛下特出聖斷以辨君子小人之分無使邪正雜處於朝罷黜縝等以謝天下則王道之成政體之純一易如反掌耳

陶又奏爲乞早賜聖斷罷免韓縝張璪事疏曰臣嘗論
奏執政大臣昔日負先帝今日負陛下乞行罷黜以謝
天下臣位卑言輕不能感動聖聽尚賴陛下恕其狂妄
未加鈇鉞之誅臣仰戴恩遇不敢自已願竭愚慮爲陛
下喋喋陳之蓋以今日之事實繫朝廷之輕重政教之
純駁天下之安危伏望太皇太后以祖宗積累爲憂以
先帝顧託爲念以嗣君沖幼爲計博采公議斷自聖心
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夫所謂執政大臣者輔人主以

道庇生民以德格天地以誠和陰陽以政鎮四夷遂萬物乃其職也得其人舉其職則朝廷重政令純天下安非其人廢其職則朝廷輕政令駮天下危自古至今莫不如此臣不敢遠迹曠世輒舉唐室之事以證其一二在明皇時任姚崇宋璟則致開元之治用李林甫楊國忠則有天寶之亂裴度在位則宿奸巨盜爲之喪氣名聞外夷元稹入輔則詔下之日朝野莫不輕笑崔祐甫除吏人稱允當李義府賣官則其門如市進楊綰則人

心自化拜程昇則物情深駭其它邪正之情治亂之由
載在簡策燦然不可悉數聖宋臨御百有餘年元勲重
徳高才偉望為天下頼多以居之在太祖時則有趙普
王溥呂餘慶劉熈古在太宗時則有呂端呂蒙正李昉
李至李沆寇凖在真宗時則有王旦李廸向敏中張知
白王曾王曉在仁宗時則有呂夷簡晏殊杜衍韓琦富
弼蔡齊薛奎范仲淹吳育歐陽修明鎬吳奎張昪王舉
正包拯姜遵曾宗道田況如此等人或以經綸成務或

以獻告極忠或陳臺諫之規模或知風化之原本或通古今之變或盡出處之致或可潤色皇猷或能裁決大事是故三朝之治號爲太平卓冠前古蓋輔相得人而朝廷重政令純生民安故也今日之執政大異於此無元勲厚德不足以服人無高才偉望不足以謀國在先朝則括囊苟祿未嘗有分毫補助惟與小人表裏固結爲賊民害物之政使神宗皇帝德澤不能下流愁嘆之聲聞于四海在今日則陰懷顧望面從竊議招權立黨

為異時家族子孫之計使陛下法度未能完正而安養
元元之具有未盡善然則社稷何賴焉生民何望焉陛
下不於此時擇其尤無狀者而去之臣恐始則欺終則
慢終則干犯撓權而不可制矣臣雖踈賤早夜為陛下
憂之蓋謂陛下富有春秋方在諒闇豈可使大臣强梗
而不早黜之伏見韓縝自備位宰府以來内外文武百
執事至於閭閻聚落之人無不竊議交毀以為非據蓋
其人自為小官以至大吏行檢乖僻譽望衰輕有所欲

為則任其很愎而繼之以無恥任秦州路經畧使日酣醉歸室誤謂因指使使臣窺其私而箠殺之奉使河東日肆為醜行形於翰墨為邉臣燕復所把持乃至呼復為兄而求庇其過在樞密院則論事張誠一待以家人禮每劇飲大笑欵密無間欲因誠一以結宦官此最為士論所深疾者也其使河東日實與北使梁允同定地界不能援引誓書剖析曲直大為梁允同所屈遂割吾境土形勝之地數百里以啗敵人使吾沿邉弓箭手熟

戸等去墳墓桑棗之日哀號怨憤所不忍聞乃奪官員職田并五臺寺家田以處之其襟要控扼去處多為彼有辱命慼國罪當萬死先帝志在收復幽燕不欲聖機漏露一切包忍既而梁允同以拓土之功歸其國為兩府吾亦用韓縝以示不疑耳其實非以縝之才器可以大用也自陛下即位以來乃敢竊弄威福廣植親黨差除一人行遣一事多不協於至公郭茂恂王欽臣在陜西為監司皆有醜迹惡聲喧聞一道其事連及縝姪宗

儒今為績王張差茂恂庫部郎中欽臣工部郎中玷辱清選莫此為甚王説前知徐州附會吴居厚極力掊斂得替到部緣績之舊忽除省郎言者彈劾遂罷其職仍差知密州穎昌人辛雖係知縣資序與績同鄉遂於吏部取知州通判合得之闕差雖為光禄寺丞宣義郎李振者素無長才異效未嘗歷繁要任使秖緣其父評曾與績同定地界遂用振可治繁劇去處作取旨選差之闕差振知雍丘縣是以一邑之民棄於孺子之手此皆

徇私壞法無復畏避也翟思所以降知南康軍者盖思為御史日曾言縝受燕復馬不償其價故也黄履所以落侍講知越州者盖履為中丞日言縝之姪宗道宗古避親還換不當奉聖旨今後差除三省同進呈故也此皆報怨復仇無所忌憚也張璪之為人柔邪畏佞善能窺人主之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機中人熙寧初擢在條例司講議役法遂置儒館預諫列唯諸備位無所發明常持兩端先帝聖慮高遠察見反覆斥逐

于外後為王珪出力援引試知制誥兼知諫院珪實欲
使之在言路以杜塞内外耳目天下有志之士無不扼
腕憤疾後為翰林學士同舒亶判國子監深交於亶以
至株連大獄琛有力焉尋判司農寺詳定官制遂忝執
政及先帝升遐陛下即位太母垂簾保佑而琛貪天之
功自謂顧託之重立黨布恩為持寵固禄之計每差一
官除一局則以簡札諭人掠美收恩而後降其命有成
都路榷茶司勾當公事張同者乃随州簽判王經臣之

甥也同之姊常嫁故益王向經而璪之姊乃嫁經臣璪之與張同固非近親今乃與同書問往還甚於骨肉交通問遺財賄公行原其所以結張同之心則奸邪可知矣璪事先帝不為不久謂天下利害不知耶則兩次在言路矣謂土木之役不知耶則常判將作監矣謂苗役之法不干預耶則嘗判司農寺矣謂官制迂滯不見本末耶則嘗充詳定官矣謂刑獄羅織非其責耶則嘗以蘇軾事欲置於死連張方平韓維范鎮司馬光矣此二

人者其操行則如彼其政事則如此誠不足鎮四夷安
宗社伏望陛下博詢衆議俯聽臣言早賜罷免天下幸
甚

陶又奏乞罷國子司業黄隱職任疏曰臣竊以士之大患
在於隨時俯仰而好惡不公近則隳喪廉恥遠則敗壞
風俗此禮義之罪人治世之所不容也太學者教化之
淵源所以風勸四方而示之表則一有不令何以誨人
臣伏見國子司業黄隱素寡問學薄於操行久任言責

殊無獻告惟附會當時執政苟安其位及遷庠序則又無以訓導諸生注措語言皆逐勢利且經義之説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傳注既未全是王氏之解亦未必盡非善學者審擇而已何必是古非今賤彼貴我務求合於世哉方安石之用事其書立於學官布於天下則膚淺之士莫不推尊信嚮以為介於孔孟及其去位而死則遂從而詆毁之以為無足可考蓋未嘗聞道而獨理不明故也隱亦能誦記安石新義推尊而信

嚮之久矣一旦聞朝廷欲議科舉以救學者浮薄不根之弊則諷諭太學諸生凡程試文字不可復從王氏新說或引用者類多黜降何取捨之不一哉諸生有聞安石之死而欲設齋致奠以伸師資之報者隱輒形忿怒將繩以率斂之法此尤可鄙也夫所謂師弟子者於禮有心喪古人或為其師解官行服與負土成墳者前史書以為美後世仰以為高此固不論其學之是非而特貴其風誼爾昔彭越以大惡夷三族詔捕收視者欒布一

勇士敢祠而哭之漢祖猶恕而不殺班固亦以為能知所處蓋氣節之可尚也今安石之罪雖暴於天下惟其師弟子之分則亦不可輒廢而諸生為之設齋致奠又非彭越欒布之比隱何必忿怒而遽欲繩之以法乎抑可見其不知義也向者有司欲復聲律朝廷方下其事集羣臣而議之隱乃不詳本末奏為定令揭牓學舍謂朝廷已復詩賦使學者知悉傳播四方人皆疑惑此又見其躁妄趨時之甚也夫道慝所出之地長育多士而

庶幾成材乃以斯人為之貳則何以養廉恥厚風俗哉伏請早行罷黜以示勸戒無使邪險之士久累教化之職

貼黃太宰隱好自任凡考校生員文字多不與祭酒博士共議意欲徇私向者違條差補經諭不當鄭穆自舉覺申禮部近日定王適程試高下異論隱輙有申請上煩朝廷與奪益見其取與不協公論不能稱職也

陶又奏乞察小人邪妄之言疏曰臣竊謂人君深居九重尊髙如天雖有聖智亦未能周知天下之事必以納諫為先既能納諫則臣子可盡下情以陳治亂之要今陛下聽政之初臣備位侍從朝廷之事得以論思敢竭愚鄙少報萬分之一願陛下特加省覽臣伏以太皇太后保佑聖躬于今九年垂簾聽政天下安治一旦棄四海之養凡在臣庶痛心泣血無所迨及方其得疾之初陛下憂形玉色躬持藥食衣不解帶告於天地社稷禱

于宗廟山川溥形赦罪釋逋輕賦凡可以祈福禳灾之事講求備至及其疾勢大漸則名高族子弟入于禁中丁寧撫慰有安心免憂之言既已大殮内侍有需索酒食者禮部臣寮謂方當哀毀不可為閭閻鄙俚之事恐累聖德陛下即從批奏遂罷其請繼有手詔稱揚太皇太后臨朝累年抑損外戚未嘗假借無以報稱盛德議與高族子弟推恩又慮諸處應奉山陵過有勞費遂令降詔有司並須遵依遺詔指揮遠近臣子聞此等事無

不感嘆皆謂太皇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功於社稷有萬世之力陛下深知本末尊而報之一言一事不敢違戾太皇太后之意上合天心足以享萬壽下副人望足以保四海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然臣於此時以無可疑而為疑以不必言而為言則其罪不勝誅矣所恃者陛下仁而好諫明而察物必能赦臣私憂過計之罪爾蓋自太皇太后垂簾以來屏黜兇邪裁抑儌倖横恩濫賞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無怨憾萬一或有奸邪不正之言

上惑聖聽謂太皇太后斥逐舊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親萬幾則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之端安危之機君子小人消長之兆在陛下察與不察也辨與不辨也陛下察其是非辨其邪正使非不敢勝是邪不能害正則君子進小人退天下治而安矣昔元祐之初臣任臺官嘗因奏事簾前恭聞德音宣諭云朝廷政事若果與民有害即當更改其它不繫利害者亦不須改每改一事必說與太后恐外人不知臣深思此語則

太皇太后凡有改更固非出於私意蓋不得已而後改也至如章惇悖慢無禮呂惠卿奸回害物蔡確謗毀大不敬李定不持母喪張誠一盜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斂過當李憲王中正邀功生邉事皆是積惡已久罪不容誅若敗露於先帝之朝必須不免竄逐若暴揚於陛下之手亦合正以典刑以此而言則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欲生民之便所逐之臣盡是天下之惡豈可以為非乎恭惟陛下聰明聖智出於天縱是非邪正進退可否

必已了然於心豈待人言而後辨臣乃不避斧鉞之譴喋喋以告陛下者亦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意也夫嫠婦以組織為事惟經緯是恤今乃不恤其緯而以周亡為憂固可怪矣愚者千慮亦有一得狂夫言之明主擇焉臣又聞昔者明肅太后稱制之日多以私恩偏及親黨聽斷庶務或至過差及至仁宗皇帝親政之初臣下遂有希合上意言其闕失仁宗察見情偽降詔止絕其詈曰明肅太后夙承先顧保佑沖人勤約之風化流四

海或號令之所出或聽斷之從宜蓋機務之實繁雖旰昃之無暇賞善罰惡惟命令之已行革故鼎新非孝思之所至易月方臨於庶政虛懷覬納於讜言其有罔識遠圖靡循理體達於聞聽姑務寬容多形瑣碎之言復有迎合之意宜申誡勵以警奸回應明肅太后垂簾日所行詔命已經施行過諸般公事更不得輒有上言於是天下之人皆謂仁宗深念社稷之功能全子母之愛聖息廣大超越今古載在史冊垂範後世陛下所宜法

而行之臣愚竊謂明肅太后之政時有過闕仁宗念其保護尚降詔書不容小人輙有議論而況太皇太后垂簾九年所行之政皆以便民所逐之臣各已當罪而無可擬議萬一有小人狂妄獻言豈可容哉豈可信哉願陛下明示黜罰杜塞其端以副天下之望以隆宗社之福

八年翰林學士兼侍講范祖禹論邪正劄子曰臣伏見熈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等造立新法先言天不足畏

衆不足從祖宗不足法使朝廷不懼災異不恤衆言悉
變更祖宗舊政多引小人以誤先帝勲舊之臣屏棄不
用中正之士相繼引去又啓導先帝用兵開邊結怨敵
人至熈寧七八年間天下愁苦百姓流離幸頼先帝聖
明覺悟再罷安石兩逐惠卿終元豐之世不復召用而
所引小人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如蔡確連起大獄王
韶開邊熈河章惇開邊湖南沈起引惹交賊寇陷三州
朝廷討伐前後死傷二十萬呂惠卿沈括俞充李稷种

諤等興造西事死傷者又二十萬先帝悔悼親諭輔臣曰安南西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又言吕惠卿可誅元豐之末吴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李元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此諸路之民皆愁苦嗟怨比屋思亂當此之時人心懔懔朝夕不保幸賴陛下與先太皇太后蚤從衆言悉罷新法脩復舊政天下之民如解倒垂九年之中海内

晏安事理無疑明如日月遠至邊陲無不咸賴唯是向來所逐小人日夜伺候今日事變安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使小人得至朝廷必進奸言上以惑悞陛下次以傾害善人下以脅持羣臣萬一陛下過聽而小人復用豈唯正人不敢立朝臣恐宋室自此陵遲不復振矣臣每思元豐之末人心已離不意朝廷復有今日所以不避萬死為陛下明言之伏望陛下常以社稷為念深懲小人傾危國家明諭執政大臣凡向來所逐除

已死亡外存者屏廢永不復用則海内無不安枕矣

祖禹又論名内臣劄子曰臣近聞陛下名内臣十人而李憲之子亦在其中又名數人而王中正之子亦預其數中外之人以至民庶無不籍籍私議深以為憂皆言執政大臣不能固執置陛下於有過之地自今更有大於此者驟加名用必駭衆聽若大臣又不能固執則是朝廷全無綱紀公議遂廢其於聖德為損不細何者陛下初親庶政今方踰月四海之人傾耳屬目未嘗聞行

一美政訪一賢臣先進用內臣如此衆多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人心一失不可復收雖家至戶說無以自解臣竊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更加審慮特賜追改以安中外之心

祖禹又奏曰漢唐之亡皆由宦官自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勅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洛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

之徼利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
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名内臣十人而憲中正
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願陛
下念之

宣仁太后崩中外議論洶洶人懐顧望在位者畏懼莫
敢發言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又上奏曰陛下方攬庶
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
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

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徳於生靈九年之中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為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奸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

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

祖禹又論李之純蔡京劄子曰臣伏聞知成都府李之純除戸部侍郎知瀛州蔡京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臣竊以成都兼兩路鈐轄方面之任最為要重祖宗以來尤慎付與聞之純寛厚簡靜蜀人安之宜且令終任或增秩再任今戸部雖欲得人而遠方數千里休戚安危所繫亦不為輕蔡京素附會奸臣蔡確衆所共知雖有才能而年少輕鋭非端厚之士又故事自成都囘

者多為執政其次亦為三司使知開封府朝廷方當分
別邪正如京者在所裁抑不當崇長今進職遠帥則資
任愈隆為它日大用之漸實未允愜伏望且令依舊如
必欲名用之純乞別擇人付以遠方
哲宗時右司諫蘇轍論責降官不當帶觀察團練狀曰
臣伏以朝廷典章百世所守因事變法為患甞多祖宗
之世使相節度不領京師官局其奉朝請必改它官或
為東宮三師或為諸衛將軍太平興國中以趙普之勲

自河陽還朝止為太子少保以向拱張永悳之舊並為環衛至今諸道鈐轄總管以防團老歸者亦以諸衛處之蓋其遺法也至明道中錢惟演以章獻皇后親婣罷樞密使始以保大節度為景靈宮使治平中李端愿以長公主子亦以武康節度為醴泉觀使恩倖一啟自是戚里以節察居京邑不治事者肩相摩也然猶未見以罪降黜而以觀察團練享厚禄居謫籍者近日李憲以宣州觀察使提舉明道宮王中正以嘉州團練使提舉

太極觀二人貪墨驕横敗軍失律罪惡山積雖死有餘責聖恩寛貸皆寘之善地而又首亂國憲假以使名臣恐後世推壞法之始歸咎今日謂宜考修制度追還誤恩以存舊典且使罪人知有懲艾

轍為御史中丞再乞責降李偉劄子曰臣近奏乞罷修河司并責降李偉等尋准九月二十六日聖旨李偉權發遣北外監丞提舉東流又准十月二日聖旨罷提舉修河司以為河司雖罷而李偉不去與不行臣言無異

謹按李偉屢以奸言動揺朝廷興起大役於去年八月中獨銜奏稱大河見今已為二股分行然須當於第四鋪地分更行開廣河漕只得兵夫二萬於九月興功至十月寒凍時畢功因而引導河勢豈止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遂為回奪大河之計凡偉所言大率狂妄不疑如此由此朝廷信以為實為之發兵調夫差官吏聚梢茭騷擾河北京東西三路吏民為之不聊生者半年朝廷中覺其妄遽罷其役是時中外公議皆望朝廷立行誅

竄明其欺罔以謝天下而因循不决任偉如故既而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制書乞罷偉差遣朝廷猶復隱忍於四月五日降聖旨李偉差遣候過漲水取旨今漲水已過中外又謂陛下必責降偉以信前命而反擢授監丞仍提舉東流曽未數日復罷修河司盖朝廷之所以罷修河司者謂回河不可復行故也回河既不可復行則偉罔上誤國之罪審矣今乃以初任知縣權發遣都水監丞則是有罪之人更得遷進法擢此公議所以不服

也且修河司雖罷而李偉不去奸言時至河事變更不定河朔生靈無時得安此又公議之所深憂也且朝廷號令貴在必信四月五日聖旨指揮著在有司今棄而不用使天下皆得竊議以謂朝廷虛說此言如使給事中奉行制命及制命已行則棄爲虛語曾不顧恤大臣何惜一僞而輕犯此謗哉臣不勝區區伏乞檢會前奏速賜流竄偉若不黜公議終不止也

右正言劉安世論御藥李倬不合用內降請地乞付有

司根治狀曰臣伏聞勾當內東門李倬得內降指揮欲
置啟聖院常住白地以為墳塋朝廷既下所司施行而
寺僧遍詣執政臺省次第陳訴以謂倬之所請乃是竹
木園圃栽植有年數踰萬本其中房舍僅三十間而敢
欺罔天聽指為白地誕謾暴横一至於此臣伏覩陛下
即政以來崇尚公道凡百內降一切禁止四海之内拭
目改觀倬以小臣給事宮掖乃敢挾私罔上干紊綱紀
此而不懲將亂政事伏望陛下深賜詳察斷以至公付

之有司明正倬罪庶能杜漸不累聖德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以勾當内東門李倬得内降指揮
欲置啟聖下院常住白地以為墳塋而衆僧列狀陳訴
以為倬之所請皆非白地事属欺罔不可滋長遂具論
奏乞行案劾比聞已有朝旨前降指揮更不施行而倬
挾私罔上之罪未覩推治竊縁賞罰之柄實繫國體欲
使信於天下要在行以至公義有未安固難緘黙再黷
宸聽必冀開納臣竊謂倬陳請之日若使陛下知其所

林園木萬數浩瀚生者有居室死者有墳墓必不至徇其私謁輕降玉音良由倖志在苟得熒惑天聽致朝廷命下之日違咈人情存者不得寧其居葬者不得安其地玷累盛德悉咎自倖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蓋偶然詿誤情在可矜雖曰大過亦可全宥其或心無忌憚故犯典刑事雖微細必寘於法此乃三代堯舜以來不易之道也今倖妄于中旨飾詐欺君罪實故爲情無足恕萬一聖度赦而不誅臣恐異時更有甚於此者然則

何以詰之伏望陛下心存去惡事戒履霜無牽近習之私不惑衆多之口罷倬近職付之有司劾其誕謾重行降黜庶使綱紀修舉姦邪知畏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嘗論奏李倬挾私罔上僥求中旨矣乞有司按治其罪今已累日未覩施行檢准元祐編敕節文傳宣或內降若須索及官司奏請雖得旨係原無條制者並隨事申中書省樞密院覆奏取旨臣竊謂倬之所請出於一時處分固非常法若執政承受上件

聖旨自合依條覆奏或再得旨揮許令施行亦合子細
契勘有無違礙令倖志在苟得罪實欺君三省奉行初
不勘當使國家命令之下違咈人情生者不得寧其居
葬者不得安其地原倖之犯雖無足赦亦大臣奉法不
謹之過也臣聞祖宗以來亦有內降之事苟人情有所
未便公議有所未安當時輔弼往往執而不下著之信
史皆可稽考臣竊謂人主之德多尚仁恩或有請求難
於面折但以其奏付之外廷若大臣守法而不回則私

謂雖多而無患蓋不違其請足以示主上之仁斷之於公足以嚴朝廷之政如此則恩歸於上而法行於下矣臣愚欲望陛下威克厥愛治遠自近先正倬罪以示無私然後明敕三省樞密院今後内降旨揮並令勘當若於法無違於民無害乃須覆奏方得施行所貴紀綱完密杜絶僥倖

安世又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劄子曰右臣今月初八日延和殿嘗奏胡宗愈新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陛下

仁恵天覆重廢已行之命尚欲遷延徐觀所為仰承聖
諭固當遵奉退而熟慮終有未安是以不避嚴誅再瀆
天聽伏惟陛下留神省覽臣聞執政之任天下極選惟
是當世之賢傑乃可不次而登用至於德行不足以出
羣臣之右才智不足以服多士之心則必假之以歲月
進之以階漸非唯養其聞望亦所以抑僥倖而止奔競
也臣伏見宗愈頃在先朝粗能修飾陛下踐阼之始首
加任使再朞之內致位中司然而性本奸回才識暗陋

自居風憲尤務迎合既不聞有所啟沃進賢退奸亦未嘗有所建明興利除害朋邪罔上中外側目忽聞制命擢居丞轄輿議喧然莫不驚駭臣竊謂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其理則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衆望違咈人情關天下之盛衰繫朝廷之輕重所宜擇善何憚改為而況輔弼之臣與國同體豈容憸佞雜處其間臣於宗愈固無一日之雅亦無纖芥之怨惟是公論有所未安是以前日賜對罄盡悃愊而拳拳之忠不能自已

故復論列以報陛下用臣之意伏望聖慈更加詢考若臣言不謬則乞收還宗愈新命授以外官庶使邪正有辨不失天下忠賢之望

安世又論曰右臣前月中嘗具奏陳胡宗愈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伏乞更加考察特行罷免今已踰月未覩施行臣雖甚愚豈不知違咈聖意彈擊大臣力薄言輕難免罪戾然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備言路今一識者喧然以為奸邪而臣鉗默依違不告陛下雖茍免一時忤旨

之誅而天下將責臣以失職之罪臣亦何敢為自安之計而負陛下圖任之意哉臣聞自昔臺諫之論常以天下公議為主因公議之所是而後與之因公議之所非而後擊之人君所以垂衣高拱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之情可否與奪必合義理以辨邪正以決疑似如權衡之不可欺以重輕規矩之不可誣以方圓者用此道也臣考之輿論皆謂宗愈才識淺近趨向反覆貪得患失背公徇私不敢悉數其詳以凟天聽猶可粗陳其畧莫

寤宸衷一言涉欺不敢逃死按宗愈起於貴閥偶中高科數年之間漸階顯列昔事先帝頗有可稱及陛下即政之初首加進用再朞之内遂至中司未聞深慮遠圖報朝廷之厚德唯以巧言邪說為進身之私謀如永興軍路提刑馮如晦欲令舊不充役貧下之人出錢以助合役之上戸不量緩急閑劇色役一例雇募游手充代其議論乖謬最害役法如聞蘇轍頗主其言亟為公移欲須諸路戸部尚書李常曾不講究遽令施行而員外

郎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為押檢議既難合事亦中輟
縉紳傳播莫不嘉昱能守其職而宗愈因上雇募衙前
之論遂詆劉昱以謂戶部郎官有近來參詳立法之人
護短遂非不肯公心捨已從長以救鄉戶之患意在附
會不顧義理其罪一也按宗愈實娶丁氏今禮部員外
郎丁隲乃其妻族宗愈既備從官未見引天下之賢而
首薦私親乞不次擢用古之人固有内舉者矣然必以
誠告其君曰臣之子也今宗愈特薦丁隲而不以實奏

幸朝廷之不察以盜寵禄而恵歸於己其罪二也方陛下嗣位太皇太后同覽庶政而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取漢室之事以為問目士大夫皆謂非所宜言臺諫官數嘗論奏而宗愈不惟無所彈劾反又勸止同列不令上疏其罪三也李慎由乃文彦博之孫壻方營在京差遣而宗愈遽薦為本臺主簿偶以礙格遂聞報罷茍徇權貴不恤人言其罪四也昔熈寧中嘗知諫院神宗皇帝深知其奸乃手詔中書曰宗愈自

領言職未嘗存心朝廷治道凡進對論事必潛伏奸意含其事情旁引邪說以私託公坐是落職與通判差遣御批具在天下共知臣竊謂熙寧政事與今雖異而宗愈覩望迎合之迹固同陛下用此數者平心正慮而察其本末則奸回罔上徇私趨利之實灼然可見誠不足以當大臣之任重朝廷之勢伏望聖慈察臣惓惓之忠審爲天下之計萬幾之暇詳覽臣言若臣所論皆有按據不至謬盩即乞特出聖斷付外施行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以胡宗愈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臣於延和殿賜對之日已嘗面奏繼又兩具奸慝條例以聞臣之所言莫非實狀累瀆天聽涉歷兩月竊惟宗愈之罪惡固不能逃於聖鑒而陛下體貌大臣務全進退之禮是以特降荅詔俾安厥位宗愈承命遽出無復遜避縉紳傳播莫不駭笑臣伏覩自昔執政之臣或為言者所擊率皆歸第闔門待罪雖朝廷遣使宣名往往遵奉君命暫至官省不敢治事急復歸家原其處心固

非畏縮實以輔弼之任與國同體舉措出處天下具瞻苟有過尤挂于清議自當上還印綬退避賢路豈俟斥逐方為去計蓋待之之禮既厚則責之之意愈深此所以君臣之間禮體兩得而廉恥之風足以矯厲天下者也賈誼有言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臣竊觀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盡廉恥禮義之道矣按宗愈之所以報陛下則非惟不以節行而又貪墨急進違棄義理明知臺諫皆有

彈劾而尚起視事一如平日近世以來公卿大臣操行汚下毀滅廉恥未有若此之甚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陛下察宗愈之行義如此苟充其無恥之心則奸邪趨利何所不為尚安足以輔佐人主參斷國論委之以綱轄寘之於廟堂乎又聞御史中丞孫覺乃宗愈之故舊見其改節今已彈奏監察御史趙挺之楊康國皆宗愈之所薦二人者雖顧惜小節未見明言其

罪而風聞各有章疏申救王覿臣竊謂是非之理固不兩立茍知此之為直則曲之在彼不辨而自見今上則朝廷士大夫之論莫不鄙惡宗愈下至閭閻一介之賤茍或詢之無有心悅而誠服者蓋天下之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神以此卜之可知公論之不與矣伏望陛下考合僉言明辨邪正罷免宗愈斷之不疑實天下之至幸

安世又論曰右臣昨自四月後來三次論奏胡宗愈操

行汚下毀滅廉恥貪得患失背公徇私誠不足以輔佐人主參預國論欲乞出自聖斷特行罷免今已兩月未蒙指揮臣風聞宗愈任御史中丞税周氏之第以居每月僦直一十八千自去年七月二十一日後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其業主三班奉職周知哲累次令人乞請餘緡而宗愈每加詈辱並不支給遂於三月一日經官申訴乞差人追索及發遣起離開封官吏畏避權勢不為依公施行而遽寢其事中外傳播實駭耳目

臣聞中丞之任紀綱所繫檢察非違糾正百辟官之雄峻莫與爲比宗愈既長憲臺不能正身以率下而恃權貪利罔顧義理僦人之居不給其直行已無恥辱國已甚況宗愈更践華要月俸至優近嘗奉使大遼又經押賜親王禮物所獲甚厚加之鄉里有高貲之名固非不足於財乃敢挾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輦轂之下暴橫自若將何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比而可捨國法廢矣伏望陛下特降睿旨以周知哲所陳文狀付法司推究

明正典刑其開封官吏挾情違法之罪亦乞特賜指揮
施行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聞胡宗愈任御史中丞日税周氏
之第以居自去年七月後來至今年十二月終止償兩月
之直其業主屢請餘緡而宗愈每加詈辱並不支給以
致周知哲經官論訟臣竊謂中丞之任紀綱所繫今宗
愈情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輦轂之下暴横自若將何
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遂具論奏乞以周知哲所陳文

狀付所司推究其開封府官吏受知晳之訴而畏避權勢不治其事挾情違法之罪亦乞施行今已累日未聞指揮臣蒙陛下拔於稠人之中而付以耳目之任夙夕思念未能上報聖恩之萬一而輔弼之間乃有貪濁暴戾毀滅廉恥之人黷犯朝綱玷辱國體臣雖愚陋實深恥之所以不避忤旨之誅而累煩天聽也且宗愈起於冗散不三年而至執政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厚矣然自為中司風節掃地貪得患失背公徇私朋邪罔上

中外側目今又僦人之居不給其直乃致三班使臣投牒起遣操行汚下為人鄙厭一至於此陛下雖務包容未加按治其如朝廷何其如天下何臣忝列諫垣苟不能以公議上達聖聰則雖萬死猶不足以塞責深慮同列大臣惡傷其類巧為邪說陰欲援救則長奸養惡異日將有滋蔓難圖之悔伏望陛下斷自宸衷早出臣章付外施行不勝至願

安世又論曰右臣伏自四月後來累曾論奏胡宗愈罪

惡之狀誠不足以當輔弼之任乞行罷免前月中又聞
宗愈為御史中丞日税人之居不給其直以致三班使
臣經官論訴乞令起遣而開封官吏畏避權勢不為依
公施行臣兩嘗奏請乞治其罪尋御史臺亦已彈劾逮
今多日未蒙指揮中間伏遇荆王奄忽薨謝仰慮聖慈
方深哀念是以不敢繼進章疏重煩天聽徬徨跼蹐今
復半月竊惟陛下聖明之性洞照物理必能抑割無益
之悲上為宗社長久之計臣是敢再申前論以冀開允

惟陛下察焉臣聞天下之治亂在朝廷朝廷輕重在執政論執政才否而進退之者人主之職也使朝廷之上皆得當時之賢而都俞戒敕以圖天下之治則善日進而君子道長此易卦之所以為泰也使公卿輔相非其其人而奸邪朋黨更相比周以蔽人主之聰明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為否也自古雖至聖之君不能無惡人立朝堯之四凶是已雖甚衰之世未嘗無君子在位商之三仁是已聖人之興賢者衆則惡人

不能勝其善故雖有四凶而或竄或殛卒無幸免暴君在上讒諂並進則善不能勝其惡故雖有三仁而或去或死終莫能用此乃治亂盛衰之機不可不察也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太皇太后陛下不出房闈政事之柄方在大臣所宜推擇天下之賢以重天下之勢而忽聞誤恩擢用宗愈除目初傳中外駭異議者以謂陛下臨御之初首能用司馬光於閒退之中而授以柄任天下欣然咸若更生者以其合四海之素望也今宗愈自為

侍從旋長憲臺不能進賢退奸興利除害而怙勢作威貪黷徇私公犯義分毀滅廉恥固當竄黜以儆官邪而遽此升遷使備丞轄忠臣義士無不失望臣所以屢冒嚴誅力陳公議而章皆留中累月不下邪正並立枉直兩存雖陛下務全大體欲保初終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臣恐未能至於盡善也故事執政被劾例須居家待罪今御史臺以宗愈不償房緡公事方申三省而宗愈氣象軒驁若無所睹陵蔑風憲不畏人言近世大臣

貪冒無恥未見如此之甚者臣聞閭閻鄙夫臺省老吏見其舉措猶能竊笑況天下有識之士哉臣恐奸邪得志忠賢解體隳紊綱紀汙辱朝廷累陛下知人之明犯大雅鮮終之戒臣愚暗不勝憤懣伏望聖慈特垂省察早以臣前後章奏付外施行

安世又論曰右臣伏見御史臺彈奏尚書右丞胡宗愈任中丞日不償房緡及開封官吏受周知哲之訴而挾情違法不治其事臣亦嘗與左司諫韓川累具論列乞

正其罪而章皆留中未蒙付外中間御史臺又申三省催促前奏比聞已得指揮更不施行臣竊謂陛下優容執政務全大體則可矣要之以天下公議而為朝廷之遠慮則非也臣職在諫列義難緘默輙冒誅譴再申前論惟陛下察焉臣聞御史之任紀綱所繫而中丞者又為肅政之長固宜正身率下以厲風俗而宗愈貪冒不法以至興訟奸邪之人方為之游說曰此非大惡何足以罷執政是乃朋黨之論不可不察也今上自公卿下

至匹夫粗能以廉恥自好者豈肯稅人之居不給其直況宗愈身備從官職任憲長而貪鄙之行過於閭巷之人玷辱國體無大於此錢勰之在開封常以不畏強禦為已任及周知晳陳訴則抑而不行苟非憚宗愈之權勢忽知晳之柔弱豈容滅裂如此之甚臣竊謂以常人觀之則未至大惡以禮義廉恥而責大臣則宗愈之貪濁錢勰之徇私何可逃於吏議臣既在言路目覩大臣之不法而不加彈劾則是曠職以負陛下今宗愈所犯

事狀明著臺諫交章置而不問若臣等所言出於誣捏則宜竄黜以明宗愈之無罪苟臣等所論既有實迹朝廷安可曲爲容貸以沮天下之公議乎國家設置御史六察本以彈劾有罪今御史舉職事而不得行臣等合論列而不蒙聽如此則諫官御史遂可廢矣諫官御史廢則祖宗之法度朝廷之綱紀復何望哉臣固知論斥大臣非全身保禄之計然自念孤遠小官蒙陛下不次擢用每思自竭圖報萬分豈謂廟堂之間乃有如宗愈

者其奸佞無恥朋邪罔上臣前後章疏言之已詳非特此不廉之一節而已也況宗愈竊位以來涉歷半載第聞昏謬無所建明誠不足以當輔弼之任重朝廷之勢今則邪正並立枉直兩存臣恐忠良解體天下失望惟陛下留神省察為宗社之大計罷免宗愈按劾開封官吏使法之所行自貴者始豈惟臣區區之望寔天下之幸也

安世又論曰右臣伏自四月初胡宗愈除尚書右丞臣

尋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賜對之日陛下詢問近日
差除何如臣與韓川同共奏陳朝廷用人皆協輿望惟
是胡宗愈公論以為不當臣又條陳宗愈前後罪狀固
已詳悉蒙陛下宣諭令且試其所為臣尋復奏以謂朝
廷設官從微至著自有等級要須歷試灼見其賢然後
舉而加於衆人之上則人無異論宗愈頃在先朝實有
可取但自為中丞以後風礐頓減一向奸佞以希大用
忽聞除目衆皆驚愕蓋執政之官陛下所與朝夕圖議

天下之事若謀謨獻替動皆中理固為盡善有一差失天下猶将有受其獘者以此論之執政豈是試人之地陛下雖以臣言為然重廢已行之命未賜俞允自後臣等累進章疏皆未覩指揮施行臣非不知進退大臣務全禮體而宗愈自登用以來醜迹日著人言沸騰不可弭塞皆謂德性傾邪為行險薄利口足以飾詐無恥足以為惡臣請畧舉其近事之顯著者而極論之惟陛下留神而詳覽焉臣聞御史之職號為雄峻上自宰相下

及百僚苟有非違皆得糾劾是以祖宗之制凡現任執政曾經薦舉之人皆不許用為臺官蓋欲其彈擊之際無所顧避而得盡公議也且被舉之人猶不得任以御史况於姻戚而可為之乎臣聞宗愈之姪女適吕公著之親孫昨除御史中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自合援據故事以祈引避而宗愈苟悦權勢而無一語自陳罔上貪榮墮廢祖宗之法其事一也宗愈向縁蔡確引用為都司郎官曾未席暖驟遷要近確與章惇後以罪黜今

春遽用常例復其職名臺諫交章疏其巨惡遂得進寢
而宗愈備位憲長坐無一言陰結奸豪徼幸異日操心
不忠阿私下比其事二也宗愈既備從官未嘗進賢以
報國而首薦其妻族丁騭乞充臺省之選臣在諫垣騭
相接覩其議論庸淺無可稱者而宗愈匿其私親輙形
公薦幸朝廷之不察以盜寵禄而自為恩惠挾詐欺君
無所畏憚其事三也宗愈嘗薦布衣方坰可應制科臣
聞坰素無士行而進卷文理荒踈最為亡狀宗愈權

翰林學士日適當詳定曲欲成就不復避嫌妄以坰文置在第二中書舍人劉攽等不敢異論但聞退有後言輕忽同寮徇私自任其事四也李愼由乃文彥博之孫壻方謁權貴欲求在京差遣而宗愈遽薦為御史臺主簿奏章再上偶以礙格報罷自來本臺辟舉未有敢私執政之親者而宗愈意在附會墮紊臺綱其事五也陛下踐阼之初太皇太后陛下同朝聽政而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傾覆漢室之事以為問目

議者莫不罪軾非所宜言臺諫官亦嘗論奏而宗愈不惟無所彈劾又止同列使勿上疏背公死黨其事六也宗愈税周知哲之第每月僦直一十八千自去年七月後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遂至本主經官陳訴乞差人追索及發遣起離宗愈居風憲之長素稱高貲固非不足於財而税人之居不給其直其挾勢貪黷不修廉節其事七也水興軍路提刑馮如晦欲令舊不充役貧下之家出錢以助合役之上户不量緩急閒劇色

役一例雇募游手充代其論議乖謬最害役法而蘇轍
頗主其說亟為公移欲頒諸路戶部尚書李常曽不講
究遽欲行下而員外郎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為押檢
議既不合事遂中輟縉紳之間莫不嘉昱能守其職而
宗愈因上雇募衙前之議遂詆劉昱以謂戶部郎官有
近來參詳立法之人護短遂非不肯公心捨已從長以
救鄉戶之患意在阿黨不顧義理其事八也臣伏覩治
平以前執政子弟未嘗敢授在京華要之職雖有合得

陳乞差遣亦止是數處閑慢監當局務惟自近歲以來大臣營私害公子弟親戚布滿要津與孤寒之士馳騖爭進而宗愈久為執法既不能糾核閑陳及蒙大用首擢其弟宗炎為開封推官貪權趨勢不恤人言其事九也宗愈姊妹三人並適富民皆以孀婦宗愈數令析夫之產既而誘説厥妹陰取貲貨遂作己户廣置田業欺誑孤幼終不償還因致髙貲雄視閭里殖利無親其事十也仁宗朝宰相富弼方正謹厚能守法度而御史中

丞韓絳言弼與張茂實皆有異謀韓琦當國兩膺顧命忠義亮直聞於天下而王陶奏其跋扈士無賢愚皆知決無是事而二人者不復自辨即日歸第抗章待罪蓋事之虚實自有公議而大臣之體不得不然也今宗愈以不償房緡事為御史臺所劾皆有實迹而意氣軒驁若無所睹陵蔑風憲不畏國法近世公卿大臣毁滅廉恥不知禮義無甚於此其事十一也熈寧中方變法令宗愈時為諫垣不能別白是非開悟明主而覩望迎合

多持兩可之論神宗皇帝深照其奸乃手詔中書曰宗愈自領言職未嘗存心裨補朝廷治道凡進對論事必潛伏奸意含其事情旁為邪說以私託公坐是落職與外任差遣臣竊謂先帝察見宗愈之本心是以詔辭盡其情狀乃今觀之無不切中其事十二也臣之所陳皆可覆驗伏乞陛下出臣此章宣示百官若宗愈委無如此罪惡則臣之所奏是為欺天宜伏重誅以戒誣罔臣自鉗舌不敢有辭若宗愈所為如臣之論則是奸邪朋

黨貪鄙庸淺豈可塵汙廊廟與聞機政臣竊計陛下所以依違不決者得非謂人言其奸邪而未嘗親見其實狀乎夫小人之事君豈肯自謂奸邪者哉言必假公忠行必託廉潔多為可信以惑人主之聽明及其歲月滋深權勢在已上下膠固羽翼已成於是肆志窮奸靡所不至方此之時雖欲除之亦無及矣唐憲宗嘗曰衆人皆知盧杞奸邪朕何不知李勉對曰盧杞奸邪天下皆知獨陛下不知此所以為奸邪也今之宗愈何以異此

臣聞知人之道自古爲難方堯之時四凶與諸賢雜處於朝而終無累於堯之明者葢聞其才則用之不敢遺見其罪則去之不敢庇進退用舍一本於至公而無私於其間此堯所以享無窮之名而後世爲不可及也願陛下以帝堯之去四凶爲法以憲宗之信盧杞爲戒改過不吝去邪勿疑罷免宗愈以慰天下忠臣義士之望臣言雖拙直義在愛君惟陛下恕其狂愚察其誠懇早賜睿斷不勝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七十七